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斗争故事

红色老人

第十二集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斗争故事

紅色老人

第十二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紅 色 老 人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6 印張 1 1/9 字數 22,000

1957年10月第 1 版

1957年10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1—3,620

出版者的話

本省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有着長久的光榮的革命鬥爭歷史。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，閩西就是中央蘇區的一部分。工農紅軍北上抗日以後，英雄的老根據地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堅持了長期的敵後游擊戰爭，直到全國解放。老根據地人民在長期的、艱苦而曲折的革命鬥爭中，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；這些故事，充滿着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。這些故事不但現在，就是在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。

我們編輯出版這套“福建老根據地人民鬥爭故事”叢書的目的，是想通過這些片斷的故事，反映老區人民光輝的革命鬥爭歷史，教育人民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，積極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。

本省老根據地人民的鬥爭故事是極其豐富感人的。收集並出版這些光輝的鬥爭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很不夠的。我們希望過去曾在老區堅持鬥爭的同志、目前在老區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熟悉老區情況的同志，能多多寫稿或組織別人寫稿。讓我們一齊把這部有意義的叢書編好。

一九五七年八月

目 錄

- 發生在炭窰里的事.....廖潮瑞（ 1 ）
- 紅色老人.....吳 强（ 7 ）
- 巧斗便衣隊.....張振福（ 14 ）
- 襲击大蘆溪.....謝畢真（ 22 ）
- 九都山上十五天.....唐仙有講 趙春雷記（ 27 ）

發生在炭窰里的事

廖潮瑞

离龍岩縣西北約二十五華里的地方有座高山，山名叫七星塘。七星塘有个煤炭窰。1941年下半年，我在小学畢業后，因无法升学，媽媽就送我到这个炭窰里当工人。

炭窰的主持人叫廖品金，他大約有五十歲以上年紀。他老是要帶根旱烟筒，一有空就点燃起旱烟“呼嚕嚕”的抽。这人平时总是沉默寡言的。他很窮，家里有四口人，經常总是一餐无一餐，生活很苦。但他为人誠实、慷慨、肯帮助人。有时为了急于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甚至自己去借高利貸。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他主持的炭窰和別人的不同：炭价公平，比別家便宜，待工人平等，工錢大家相差不远，有啥吃啥，同甘共苦。在这里干活虽然很辛苦，但大家都很高兴。

8月15日的夜里，月明如畫，大家喝酒賞月，很高兴，一直鬧到十点鐘才睡。由于大家多喝了几杯，一上床就睡着了，睡得特別甜。而我却没有睡意，加上大家呼嚕呼嚕的打鼾，更是翻來复去睡不着……。

更深夜靜，到处靜悄悄的。忽然間草棚的門外傳來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；接着就听到有人在外面輕輕地敲門，品金伯伯听了，就急忙下床去開門了。

進來的兩個人，身上都挂着盒子槍。品金伯伯忙着給這兩

位客人倒茶、打水，还忙着煮飯。他們一边吃飯，一边和品金伯伯低声細語的談着。飯后，品金伯伯左手掌灯，右手拿了个布袋，放在桌上，从布袋里一把一把地把光洋電池和藥品等东西掏出來交給來人。我躺在床上偷偷的看着他們在交点，当那兩位客人收了錢和东西后，激动地握着品金伯伯的手說：

“您真是咱們的好朋友。我們同志不知該怎么感謝您才好。”

“不，說那里話，咱們都是自家人，还用客气嗎？你們为了咱窮人的翻身，爬山越嶺、挨飢受寒，而我却舒舒服服的住在这儿，尽些義務，难道还不應該嗎？”他們親切地談过以后，就告別了。品金伯伯还親自把他們送到寮外去。

品金伯伯一回來，我就从床上跳起來，忙問：“伯伯，他們是誰呀？你为什么把这許多錢和东西送給那些沒良心的鄉警呢？”

“不，孩子，他們不是鄉警，也不是坏人，是咱們的紅軍游擊隊，……”

“游擊隊？为什么他們也帶槍？帶槍的人为什么又不坏人呢？”我不等品金伯伯說完就追問了。

“是的。游擊隊也帶槍，可是游擊隊的槍，不象鄉警那樣，專門打我們窮人和欺負好人的。游擊隊用槍保护咱們窮人，專殺那些黑良心的坏蛋，懂了嗎？”

“懂啦，伯伯！”我高兴地回答道。不知怎的，从那天起，我对游擊隊的同志就產生了好感。以后我也和經常來窩里的游擊隊同志交上了朋友。他們对我很好，經常講許多革命故事給

我听。

12月25日清晨，一隊敌人突然把炭窰包圍了。这天我們的床上正好睡着两个游击隊的同志。他們因为夜間走得很疲倦，睡得也正甜。我因到山坳里去扛窰柱，發覺敌人來了，就一轉身溜回來，冲到床边，举起手來，一人一拳把他們打醒說：

“不好了，敌人來啦！”兩位同志从夢中驚醒，一躍而起，拔出手槍，問道：“在那里？我們和敌人拚去！”

“不行呀，他們人多，快走吧，到煤炭窰里藏起來！”我急得几乎哭起來。兩位同志立刻同意了我的意見，躲到炭窰里去了。

不一会，敌人來了，是一隊鄉警。为首的是个麻臉的鄉警隊長，外名叫“番仔”。他歪着头，帶着一班狗腿子大搖大擺地走進寮內，一对鼠眼溜來溜去，东張西望地看着我們寮內的每样东西，又端詳着我們每个人的神色。但我們大家都很沉着，象沒有事情一样。

“誰是老板？”鄉警隊長睜着狗眼說。

“咱們这里沒有老板。”品金伯伯回答說。

鄉警隊長馬上把品金伯伯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，然后上前揪住他的胸襟，沒头沒腦的摔了兩個耳光，威脅道：“嘿嘿，你們还会装蒜，通匪不报，你以为老子不曉得嗎？你們不說，就砍掉你們的腦袋！”

“老总，你看咱們这里就这么几个人：两个師傅、两个小工和我，那來閑空去通匪呢！”品金伯伯很鎮靜地回答，并瞟

了我們一眼，意思是叫大家不要怕。站在旁邊的我，起初心裏在卜卜的跳，有些怕，但見品金伯伯被打時，我却忘了害怕，把兩個小拳頭捏得緊緊的，握得幾乎出油，真想把那麻子隊長狠狠地揍一頓。

敵人問不出什麼名堂，就開始搜查。有一個鄉警走到煤炭洞口看了看，見洞口又狹又矮，想進去又退回來，想不找了。恰好被麻子見了，就命令他說：“進去，進去搜一搜！”我听了心中發慌，不知怎麼辦，但轉念一想，事已臨頭，慌又有什麼用呢？便又鎮靜下來，跑上前說：“要進去嗎？讓我帶路吧！”他們點頭表示同意。這樣我就先進洞了。

洞里既窄又黑，路彎彎曲曲，高低不平，很難走，那傢伙跟在後面，不是撞頭就是摔跤，真是笨傢伙。我故意把濕泥路踩得滑滑的，使他走慢一些。但這傢伙還不死心，要划火柴來照亮，我一見心裏又急又怕，正在着急，那鄉警說：“不要再摔跤，把火柴弄濕了，那才倒霉。”我听了頓時心生一計說：

“我很熟悉，讓我替你擦吧！”那個笨傢伙真的同意了，我就接過來一根接一根的划，把火柴亂擦掉，到了窪水地，就故意一滑，摔了一跤，哎喲一聲，把火柴丟到水里去，然後叫起來：“糟啦！火柴弄濕了！”那個笨傢伙也跟著摔倒了，他听了我的叫喊，就發起牢騷來：“算啦，媽的屁，真是鬼地方，別進去了。”我故意回答說：“還是進去吧。”“去你的，不要再囉嗦了。”說完，那個笨傢伙就轉身爬出洞口了。我跟在後面暗暗好笑，心裏樂滋滋的。



“糟啦！火柴弄濕了！”

秋吟 插圖

走出洞口，我見到那个鄉警弄得滿身污泥，狼狽不堪，腦后还隆起了二个疙瘩。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“瞧，老將，你真象个‘山大王’了。”狗腿們也都跟着笑了起來，——这笑声令人听了要作嘔。

敌人什么也沒有找到，終於离开了我們炭寮。

敌人一走，品金伯伯高兴得拍着我的肩胛說：“你真是个好孩子。”我却沒有高兴，含着泪水說：“伯伯，您……您被打痛了。”

“不要緊，孩子，別难过，敌人就是象瘋狗一样，到处要咬人的，我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要被他們这些瘋狗咬伤的。”品金伯伯最后又憤怒地說：“要狗不咬人，就要支持我們的游击隊；他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瘋狗打死的呀！”

紅 色 老 人

吳 強

被 捕

1935年6月20日，夜。

李根榮把一批游擊隊員送走不久，外面又有人叫門了。他豎起耳朵仔細的听着：敲門聲是游擊隊的暗號，知道是自己人來了，心里暗中歡喜。然而，一打開門，却出乎他的意料：來人是叛徒陳瑞川。跟他一塊來的還有偽保長張金照和反動民團陳清華等人。他們鬼頭鬼腦地進來後，說要查戶口，接着便把李根榮綁了起來。李根榮知道剛才離開的游擊隊已經走遠，敵人抓不到小辮子，因此理直氣壯地說：“你們半夜來抓人，我犯的是那條法！”

“哼，犯那條法，還想裝傻哩！誰不知道你通匪！”偽保長張金照露出一付猙獰面目，惡狠狠地說。

“你不能隨便冤枉好人。債有主，樹有根，通匪得有證據。”

“有，有，有……”保長指着陳瑞川，叫他把李根榮何時何地拿什麼給他吃，送了什麼東西給他，……象毒瘡流膿似地說了一大堆。沒等陳瑞川說完，李根榮心里氣得快炸啦，他想：養老鼠，咬布袋；恨不得一脚把這個無恥的叛徒踢死！

他指着陈瑞川說：“是的，我就唯獨通了你这个无人性的土匪。”

“媽的，你还开口伤人！你快老实說，游击隊住在什么地方，不然就槍斃你！”保長張金照惡狠狠地威脅道。

接着，这些家伙就翻箱倒櫃，進行公开的搶劫；連一盞油灯也脫不了他們的魔掌。

当晚，李根荣就被他們抓到白土偽鎮公所去了。

沉 默 的 反 抗

次日，夕陽的淡紅色的余暉透过窗眼，射進了陰森森的監房。

偽鎮長裝出一付和善的面孔，一手端茶，一手拿烟，对李根荣說：“你通匪的事情，我們全知道了，現在就看你是否有悔改之心了。”停了一会，他又接着講：“嗯，說不說都沒关系，說了，馬上放你回去；不說，那是要吃苦的。你怕死嗎？”

李根荣沒有答話，敌人打他，吊他……；但是，这个五十多歲的老人，始終以沉默來反抗野獸們的摧殘。

李根荣是一个“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寸土立足”的人，“十八年”（注）暴动后，他分得了五畝多地，一間房子，全家不再替地主打長短工，不久还娶了儿媳妇，全家的日子过得欢欢乐乐的，沒有半点憂愁。他深深地感謝共产党。当紅軍長征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接着就对留下來的紅軍游击隊实行“清

剿”，他就決然地擔任了在他家建立縣游擊隊秘密聯絡站的任務。他確信紅軍能勝利，总有一天是會打回閩西來的。

敵人的苦心詭計，終歸徒勞……。

22日下午四時左右，李根榮被按上“私通共匪”的罪名押到縣城監獄關了二十多天。

俗語說：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；這話對國民黨反動派說，是再恰當也不過了。李根榮在群眾的支持下，花了三十多塊光洋向狗官疏通一番，終於給保出來了。

被洗劫一空的家庭，使李根榮出獄後難於生活。可是這并沒使他喪心灰氣，在群眾的幫助下，有的送碗筷，有的給鋤耙；使得這個老人信心百倍地生活下來，繼續支持革命鬥爭。

出獄後，反動派始終沒有放鬆對李根榮一家的迫害；不久，他的兩個兒子又被捕了。

兩個兒子被殺了！

一天，鄰村內家山有兩個革命群眾從獄中逃了出來，告訴李根榮說：“你兒子秋林和秋竹真是好漢，反動派用竹扁打他，用香火燒他，全身沒有一塊好肉，連手脚也給吊斷了……”

兒女是父母身上的肉，李根榮聽了這些話，覺得竹扁是打在自己身上，香火是燒在自己心上……。可是，李根榮第一句問的還是：“他們洩密了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我聽得很清楚，他們回答敵人的話是‘不知道’或者是‘沒有’……”

“好样的！”在李根荣那宽大的脸庞上，流露出一种自豪的表情，似乎对人们说：“我没有白养这两个儿子。”

邻居的叔伯和亲戚朋友们怕李根荣过分伤心，都来劝慰他：“根荣伯，不要难过，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两个兄弟弄回来，就是残废了，也不要紧，我们大家一人少吃一口，就够他活一世了……。”李根荣听了心里热呼呼的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他知道：保长把他儿子抓去受苦刑，是为了威胁他不要再去跟游击队接头。但是，保长看错了人，他枉费了心机……。

1936年8月27日中午，一伙敌人突然来到李根荣家里。他们把李根荣五花八绑地捆了起来，又是打，又是踢，连推带拖地往外就走……。李根荣立刻预感到事情不对了。

到了吴厝桥，见有很多人，个个脸上流露出悲愤的感情，象家里有人遭受不幸似的，有些妇女竟哭了起来。李根荣已经意识到要枪毙了，想到自己以后不能再干革命工作，心里不免有些难受，但是他相信他的工作会有人去接替的，革命是不会因此而停止的，他用最大的力气喊着：“乡亲们，父老兄弟们，红军会打回来的，反动派一定会完蛋……”敌人用枪托打他，他仍然大声高喊……。

到了杀场，简直叫李根荣大吃一惊：他的两个瘦骨如柴、遍体鳞伤的儿子已经先押到这儿了！他们见到父亲，眼睛里滚出了热泪，正想要说什么，旁边一个刽子手连忙用破布塞住他的嘴，不让说话。

法官宣判了秋林和秋竹等九人的“罪狀”后，最后說：“驗明正身，立即槍決！”

李根榮沒唸到名字，可是与两个儿子一同被推到刑場！他清楚地听見秋林和秋竹用嘶啞的声音喊出“共產党万歲！”

“紅軍万歲！”的口号；这驚天动地的声音打進了每个人的心里，人們压不住內心的悲痛，泪如泉涌……。

李根榮被敌人拉到他两个儿子的身旁，剎那間，槍声响了，秋林倒下了，李根榮把眼睛一闭，不忍心去看……；又一槍响，秋竹倒下了，他嘴唇也給牙齒咬破了；又一陣槍……所有跪在刑場上的人都倒了下去……。李根榮正等着开槍时，一个劊子手幸灾乐禍地对他說：

“看見了嗎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开槍！”

“沒这么簡單，看你还敢做紅骨头吧！”

“你們看着办吧！我等于今天死了！”

.....

接着“假槍斃”以后，敌人就把李根榮釋放了。

过了几天，敌人又來搜查，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对李根榮說：“你还紅到骨子里去嗎？这下大概紅骨变成黑骨了吧？哈哈！”

李根榮不理他們，心想：“我活着，骨头是紅的；死了，骨头也是紅的。”



李根荣一直支持着革命，用各种办法把粮食、情报和靠众慰劳的东西
送给游击队——。

秋吟 插图